

程

東坡續集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習韓魏時有奇節
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
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
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
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
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
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

復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為農桑之
政計戶口而為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為毋益有損
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為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
如臯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
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
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况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
夫欲追世俗而忘迂別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為斷則
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題一首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
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成勢
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
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
衷使遠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
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
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
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
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
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實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
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未惟子大夫釋賦畝之安
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進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
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
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繼未及
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
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必安在朕虛心
忘已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

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夷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
施舍已責指利與民而農工民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
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甚發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
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千數千年河之為患縣縣
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世遠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
國于河之壩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

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輕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治而遺患於漢漢之法又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哀
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
之間苟有不懷執事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没人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興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
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

事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二十餘年之間而無
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脩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
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
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
歷世滋襲以至於今遂為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
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
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虛羸尚書令不問以百官
之廢臬此豈非王體之重與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
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

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庶難合之士尚未盡
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氏至矣且夫山崑林谷之
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劉毅許
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
之方也意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
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
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
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
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并大中國故大封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
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
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荆揚而西訖於
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洛水伊洛渰澗之
屬亦從而治濬岷澮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
之勢便兗州作十三載而竭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
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
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
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
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
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
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
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言其官雖
多求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

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
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
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
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
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
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
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
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
以也王制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
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

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為甸甸出長轅一乘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駉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不害其為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為七萬五千人而有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禽獸視二虜故每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誘漸不可終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錢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西夏之役邊臣治亦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彼其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迫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二虜者實殘吾
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子以搯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
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
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
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
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
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下義資之也夫以飲

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
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弱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
民莫不好也後之君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
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
父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後救其末百世不
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嘗
之不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為幣符信一加化
土芥以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
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

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
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
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
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化不為盜賊
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且
利而不動者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下義者
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
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
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二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
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
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
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與牛之事若親
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
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
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
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

之非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
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
負疑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
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得文王
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
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
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
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

之說通龜筮以同艮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
正之以杜預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
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穆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
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
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
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
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

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焉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繼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

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

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

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止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丘有鍾鼓曰伐無口侵公羊猶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駘牛馬曰侵斬樹木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口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曰馬九伐之法負固不

眼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伯固不服者近乎
隙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同之也諸侯相吞而先王
之疆理城郭蓋壞也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
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
春秋而况包人民驅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
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弒取一人謂之夏州春
秋略而不書以謂駭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
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
服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
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
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
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
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憫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
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

于經而夫子何以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

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
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
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
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
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
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
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
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
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

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
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
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干也聖人不忍安
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
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
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
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
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者為早請也古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
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
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
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
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
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眾以逐季氏然則旱
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
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
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
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
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
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
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
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
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
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
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
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
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
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
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
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
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
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何
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
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
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
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
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
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
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

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夫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在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
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
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
之明年冬螽生公羊傳曰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
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
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
大有年愚以為亦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
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
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
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而成卦
八變而成卦

四營為一變三變而一六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
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但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
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
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
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
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
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
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
而上陰陽均也釋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始而

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巽。巽兌之象也。巽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祠一作呈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觀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
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祭地於北
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
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
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
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
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
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

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粲賈服之流未
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
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
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
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
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
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
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
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
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
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憚等皆以
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
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
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
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
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
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
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
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
三歲一祭 必先有事宗廟乃祀天地此國
朝之禮也 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
為難今之禮相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而易
其故何也 古老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其備甚簡用財
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
禮樂為政事能守以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
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
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米天
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
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
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
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
官皆得廢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
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
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獫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
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
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
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
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
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
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
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
非得已且吉父為將未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而

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亦
兵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
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
疾及哀憐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
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又美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
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
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
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復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
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
未有軍營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
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
不足郊齎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䟽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䟽於事
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
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
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
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
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
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
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
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
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

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於禁中
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
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
而祭也今所在之處悅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
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
尤與古矣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
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
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
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禘
今不能歲禘是故禘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

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編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
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
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
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
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為三耳分而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
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
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

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
之理伏請從舊為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
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
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
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為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
致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
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
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
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
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
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
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 聖旨令集議官集議
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
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

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
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偏如是耶所用
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
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
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主義理曲加粉
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
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西海驛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已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
蠢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衍凌陋不足
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
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者
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
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
肯始終膠固不自崩流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
不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
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悞意道路在慶如蒙
大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治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紵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
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
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
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
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

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
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
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
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
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
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 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
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
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板
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

士心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
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
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
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為青
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
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
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
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
行青苗錢使一作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德以致太平而近日之

事乃有文過遂然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
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變恐而庾綖任愷劾力排
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岳指數日以
望惟新之化而馮紘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
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
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
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
以此觀 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
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猖狂不遜忤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俯伏引領

以待誅殛

辨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第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迺遷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一作官家其言雖鄙俗不與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

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决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一作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
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
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
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縣榜附一本集書齊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
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賊橫徭而生
齒歲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慝尚寬簡守令

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庶
惠以廩惇獨寃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榨之
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
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憊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
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
錢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
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歲殆
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言吏之罪
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痼痾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請歲一

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之加祐七年正月日

舉黃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其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

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致乃其家學至於奮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廷要害之地觀其施為別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左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

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
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
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
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
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事不私其
一就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
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
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蓋朝廷未
有以大尊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

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
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
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
貫子史蓋清朝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
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
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
勳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
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并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

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
采憂悖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
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以長而所負
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悖傷血氣憂鬱飲食
所以疾病有加無廖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
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墜行日夜奔
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費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
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雀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
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待此為命而木
將沉臣之哀危亦三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

請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
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
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
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己多惜
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救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
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
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
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
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
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

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為羈鬼則猶有間矣
恭惟 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
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為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
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為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
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
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
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採之道塗得於
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漱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

擇日齋戒差官蒞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
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道既至之日陰
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化
為大雨罔不周歛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
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
其昔公而今侯是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為不
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
有功實未為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
指揮者

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代呂中言

道德。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
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
外更作他德皆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
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
毫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
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未下之不治未
之有也絲毫之偽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
千里之外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

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
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
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
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
之坑窞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
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
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
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
妙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
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士不可以不學術

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為
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
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
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
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一國之言
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徑術射會其說善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天下也欲
威福不移於天下則莫若捨己而從眾眾之所是為
則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
者天下公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盡眾而用
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
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
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
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
廣愛允濟愛克厭威允罔功成者畏威之謂也愛者
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安如是則不
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也君長有天

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百世不易之訓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而後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之刑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措也唐乃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寘之人主前旒救明黜纘塞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

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敕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遺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自漢以來盜賊酒茗之禁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古語曰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與利

以聚財者人下之利也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
社稷之福也非人下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
刑者民之賊其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
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
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千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則沿邊皆有九年
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敵近矣趙充國有言邊中穀
斛八錢吾謂糶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為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
人臣欲與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為身謀非為社稷計
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
不過甚矣哉

表狀

代普寧王賀冬表

七日来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蕪樂已調而君
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
基丕承先志法小愆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
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為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
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仰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
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寔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泠雖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樂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於異日別効涓埃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不冠出冰觀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
恭禮光前彌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
孫登觀華夷淪浹枯朽竊以祀無豐疎祭不欲耽自
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
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
木蟠根五聖既聯於龍袞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齋
房 皇帝陛下舜孝格大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
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
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
壇下莫覩燁然之光留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來復蓋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為以待陰陽之定
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
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
自豐天不遠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病待罪江湖莫瞻
北極之光但罄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
助本義易之益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逢吉

曰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
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遠奉稱觴之慶

擬作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問走見獲於楚項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
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
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說羽
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
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

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噦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為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愕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隄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
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
忘親者耶願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收不仁後觸
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
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
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為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
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強楚廷叱其王而
定後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
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為大王之毛遂養
卒大王何嫌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備
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為俘囚臣切慶大王獲
所以勝秦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
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嗔曰大怒叱
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為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
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卹者何
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

王以臣為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
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
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
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
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
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
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
侯建七廟定大號為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
之節為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
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

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為大王之初敵者在漢王與
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為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
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為楚漢之輕重大
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
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為失其
所用未若不獲之為善也大王所以以拘而不歸者
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
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
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為兩
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為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

固嘗置之想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
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寤於彭城
二子同載世墮指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
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
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為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
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此其志在天
下無以親為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
以執其名故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願
吾所讎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
吾掌握者豈久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

楚而後已以吾深仇之欲殂醢其父耶快於一時况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
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
豪傑樂後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摧靡
莫如大王六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懼惟所
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
數者以令天下朝諸法建大號何待乎今然而為之八年
智窮兵敗亡疆日促反為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
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
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

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
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
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
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
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
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
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器
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備
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
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生

之計卽關中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
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
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
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
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
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
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
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
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
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

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共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夫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紆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頃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執肯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鬪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亦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夫我漢有是

懷而制之乃然怒而鬪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救軍獲待鹽沐者三年于茲而君王方深普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父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令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縱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殺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

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
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孰為舉大
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
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
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威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
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
無烹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
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
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
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陳

去就之義勅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
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
矣今聞使者一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
變生於無聊不勝羞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
義則大王悔志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
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
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
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
時而用其機志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無

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
厭兵尚何求或固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
聽其計引侯王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
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
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
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曰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
然知利害所仕矣然僕懷固陋敢畧布昔田橫

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
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
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隲下自古同功一
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
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
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
冢故依素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
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
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耻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素術亦僭位號乃

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
顯於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
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
官之亂總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
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此聞卓已鯨鯢天
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

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
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忍屠
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
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
錫納襟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
雖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
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
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
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左挈以就大事
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

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
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
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
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
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
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上者
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
勸公讓九錫意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
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

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
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讐多矣
真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
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
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高士足
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
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後悔耶甘言重幣幸
勿復再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
眇眇之身兢兢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
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
天下之心仰繫毋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
頽命既臨海寓寧又三垂之兵靡訖言萬邦之年慶豐
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
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繼祭無以卑而廢
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
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
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詠經神

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
天章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界予冲
人遵遺教於前者成法於後消選吉日哀輯上儀奉
璽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
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
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
霜詎勝悽愴之意爰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按枯查
我思成侍臣助子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贊於闕
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此
祚之踰年唐室施仁因以御門之吉日蓋禮感者文

縹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
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 聖后之慈訓荷 先
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祇惕若履淵冰
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
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顛治迺自去冬連月降
雪異常今春已來以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
至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各在朕躬惟日兢兢以
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已自持協氣無應切

慮心方獄犴冤滯尚多 工役煩興人咨齊怨爵或然
整之變以干陰陽之和 且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
戲遇災祇戒聿脩信順 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
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

集英殿春宴 收坊詞

敷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 退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
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 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
添介維莫之春與五福於 太平既醉以酒共惟 皇

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
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慈
倫敏而水土平北流軌道主人浪而蠻夷服西旅在
庭稍寘中兵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勉彙群賢而
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
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冬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
叨應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務蕪才
上進口號

口號

萬人歌舞樂考長卷恩深第四春今下風雷常

信將東草木豈知仁瑞
歲純更欲今年同此樂
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
大合鈞天之奏堯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
齒齒之童亦遂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聯袂闔庭
本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綴兆志隨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
其身故飲食盡忠巨心遊豫為諸侯度方違日之
無事矧嗣歲之有羊大帝陛卜道隆而德滿曾
帝陛卜道隆而德滿曾人而性仁總攬群材
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以寶符願良辰樂之
并立群臣嘉賓之並集

樂九成固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
以冕髦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楯將更直資載笑之歡少進群傷之技
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
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塔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

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
瑞日明歌扇仙殿動舞衣
隊名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從觀頌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
欲知未意宜悉教東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鸞
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
後樂此伏惟 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
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燕春

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
鹿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
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彈末技以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詠優之戲
再調絲竹雜劇來歎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觀頌步之餘
再拜天堦相將游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談彌歲月與元日為三申
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効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
真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
妙德配唐虞上推頌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
儉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
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
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
効樂語之陳詩

媧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記年甲子會逢三月
三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履無犢種德方知

有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樹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
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觀萊萁之美
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
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
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球萬目之觀瞻
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闈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
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尚遠當時國城郭猶飄廣

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之遐筭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辱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

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其人女即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批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壁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想千峯笙簧萬籟耶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藉天風之引步此興不淺烟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筠穿堦畫掩門太白猶遊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長深廣電白

鑑人萬戶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况中年離
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
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
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
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
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
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

醉萬人爭看謫仙來
按部處尤凜歷下懷仁右
重回還把去年出客情
花臨水更徘徊



